

家范

主办单位
运城市委宣传部运城市文明办
运城晚报
协办单位
运城市妇联
运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协会

母亲的爱让我明白， 陪伴是最好的孝敬

□冯建国

亲情是什么呢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，寄托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无时无刻伴随着我们。而每个故去亲人的背影，留给我们的都是无限思念。

中秋节的傍晚，阴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给人一种“雨打芭蕉”的凄凉感，容易牵起人的思亲之情。我手捧着书坐在书房里，望着父母亲的遗像，想起了昔日举家团聚的日子。正在这时候，院子里传来两个人的对话，一个问道：“天都黑透了，雨又下得这样大，还要出去吗？”另一个答道：“老妈一个人在乡下老家，就是‘下刀子’也要回去！”接着就是汽车起步的声音。我将视线转向窗外，雨滴敲打着树叶，目光尽头是如墨的黑暗，唯有刚才那句“老妈”的余音，还在雨幕深处久久地飘荡着。

很多未解之谜可用科学来解密，亲情是否也可以？譬如父母与儿女之间，仅仅靠血缘或情感的链接就可以破译吗？夜风轻轻地吹了进来，眼前的台灯化作油灯一般的模样，向着几时的夜色照去。我几乎每晚都在灯下读书，但从没像今天这样烦躁，那一声“老妈”让我忍不住落下泪来，想到这辈子再也不能叫一句“妈”，心就像被撕裂了般难受。并不是所有东西失去了还能再拥有，是我在这一声“老妈”里得出的结论。

我们都是从叫“妈”声中开始，也是在一声声叫“妈”中成熟的。在我陪伴母亲走过的岁月里，母亲从来不让我离她太远，即使我到县城上高中，她都要隔三岔五步行着去学校看我。记得听到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时，我兴冲冲地赶回家，不料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一句话不说，将脸一扭，就出去了。等知道我在父亲“怂恿”下已偷偷考上大学后，母亲眼睛红红地浸满了泪水。我自知不能再惹母亲生气，于是就跑到县里的招生办，软磨硬缠地将志愿从太原改到运城的学校，毕业后又放弃去阎师师范学院任职的派遣，改派到我们镇里的初中教书。

屈指算来，我与母亲共同生活了40年，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就40天左右。在这期间，我也曾回去过，还带了牛肉与虹鳟鱼。不巧因母亲去了县城赶集，我又有工作在身，就把东西放在了邻居家里。没想到次日早上刚上班，门卫老韩就打电话说有人找我。等我赶到那后，只见桌子上放着买的肉与鱼，母亲只留下一句“我不稀罕东西，要见的是人”，就逃也似的离开了。不久后我回县城出差，晚饭后急匆匆赶回家去。深秋的夜已

有了些许的萧瑟，村庄深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我突然感觉到有如山野般的冷寂。

我们家在村边上，树影里的大门虚掩着，院子里黑黝黝的，唯有窗户漏出一点点摇曳的烛光，我的心顿时纠结起来。自父亲去世后，两个妹妹也相继毕业并结婚生子，曾经充满欢乐的院落，只剩下母亲孤零零一人。她不愿跟我们进城生活，说是住在自家的院子里踏实，在城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舒服。我知道生来极自爱的母亲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，宁愿自己忍受孤独，坚守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家园。然而每逢周末，她总是坐在门前的墩子上，眼巴巴地盼望着我们归来。

不能怪母亲固执，是我们忽略了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寂。我掀开挂在房门上的棉花绒毯，烛光里母亲盘腿坐在炕上，眼睛微闭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一尊塑像。没想到只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母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。我顾不上多想，径直走到母亲跟前叫了一声“妈”。母亲知道是我，她早已从熟悉的开门声和脚步声里听了出来。然而她却没有任何动作，腿依然盘着，眼睛依然微闭着。我只感到心在颤抖，再一次提高嗓音叫道：“妈——”母亲依然如故。借着烛光，我看见母亲的脸颊好像抽搐了一下，眼角浸润着晶莹的泪珠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是一位极坚强的女性。20世纪60年代，母亲的腿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，脖子上还出了淋巴结。从不服人的母亲不顾身体情况，依然参加了村里组织的百亩小麦收割比赛，并且还夺了红旗。即使在父亲去世时，她也是镇静自若，井然有序地操持完父亲的丧事，又从容地安排了两个妹妹的婚事。那时候生活虽然沉重，但却始终未曾压折母亲这棵生命之树。然而年复一年，如刀的岁月无情地雕刻出生命的年华，在我们浑然不觉中，母亲真真切切地老了，再不能用她那灵巧的手指，去精心梳理那一辈子抚弄的土地……

然而，我们却让她独守“空巢”，孤独地生活在心灵的荒漠里。我负罪般地向前挪了一步，伸手扶住母亲的肩膀说道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母亲依然没动，只是眯缝着视力不太好的眼睛，仿佛审视陌生人似的盯着我，嘴角翕动了好一会儿，才淡淡地扔下一句：“建国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”母亲嗓音不大，我却如五雷轰顶般地跪倒在炕沿前，拉起母亲的手使劲地拍打着我的脸颊，哽咽地说道：“妈，我错了，今天要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儿子以

“你也知道，你们每个人就是妈活着的依靠，妈真的离不开你们。”

此时才体会到，我们做儿女的，纵然用尽各种方式感恩，又怎么能比得上普天下父母的心？



后再不会了。”

母亲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弹，我只觉得她浑身在颤抖，抽噎得更加厉害。我向前挪了挪，将脸颊伏在母亲的腿上，任母亲的泪水落下来……直到外面起了风，母亲才止住抽泣，轻轻地推开我站了起来，端起蜡烛向厨房走去。我急忙站起来搀扶着母亲，再三解释说已经吃过晚饭。母亲根本不理睬我，只是低着头不停地做。她先是择好葱、剥好蒜，接着从墙角的瓦罐里取出几颗鸡蛋，又从院子红薯窖里取来几片油炸豆腐。那豆腐肯定有些时日了，颜色已变得深暗。母亲知道我喜欢吃油炸豆腐拌粉条，所以每过一段日子，都会炸些豆腐等我回来。

母亲把一切都做好后，又抱来柴火准备生火做饭。我不再吭气，垂着手站在母亲身旁，仿佛回到了儿时放学归来的场景，只是明显地感觉到，母亲的手脚远不如当初那么灵巧了。借着烛光，我看见母亲那只受过伤的手腕上，青筋像一条条僵硬的蚯蚓蠕动着。我的心再一次战栗，一把拉住母亲的手说道：“妈，您歇一会儿，让我来。”母亲这一次住了手，又眯缝着眼睛看着我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“你会做吗？”我知道母亲只要开了口，便是饶了我，就忙堆着笑脸说道：“妈，会的，这不都是您教的。”

母亲无言地笑了，我却哭了，母亲终于原谅我了。我点着了灶膛里的火，一边拉着风匣一边添着柴火，火光一闪一闪地。母亲一定是看到了我脸上的泪花，半晌无言，她转身从橱柜深处取出香油，低头调着菜。直到我把水烧开后，母亲又冲泡了一碟子芥末，这才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按说这一段日子，你姊妹几个也经常回来，但妈心里却总是不踏实。说实话，没见到你的面，妈总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。你也知道，你们每个人就是妈活着的依靠，妈真的离不开你们。”母亲说着又哽咽起来，而我也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这一次倒是母亲先止住哭，还帮我擦去眼泪。夜静悄悄的，房间也静悄悄的，母亲静静地看着我吃饭，仿佛在欣赏一件自己亲手制作的工艺品。那顿饭我吃得好慢好慢，喉咙里仿佛被棉花团堵着一样。然而，那顿饭却是我平生吃的最香最甜的一顿，在浓浓的饭香里，我品尝到了母亲的艰辛，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和伟大。原以为十分孝顺的我，此时才体会到，我们做儿女的，纵然用尽各种方式感恩，又怎么能比得上普天下父母的心？

三

月亮爬过树梢，水一样的月光洒在

炕上。母亲依然盘着腿坐在炕头，皱纹里藏满了笑。母亲是那种笑不露齿的人，这种表情已是平日里很难见到的事了。我心里高兴极了，和衣躺在母亲身边，将头枕在母亲腿上。如水的月光里，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年代：摔倒了有人扶起，回来晚时总有一盏灯亮着……我与母亲谈工作收获，谈家长里短，谈我们姊妹几个的家庭，谈她孙儿外孙们的成长变化……那一晚上，我们几乎是彻夜未眠，直到鸡叫头遍时，我才朦朦胧胧渐入梦乡。

等我醒来时，母亲已经做好早饭，打好了洗脸水，守着我吃完饭后，又送我到公路边。母亲一路都没有说话，直到看见客车来了，才感伤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忙，不过忙得都没时间回家转上一圈？我也不图你们什么，就是想和你们见上一面，说上几句话。下一次回来，能不能把晓晓和瑞瑞也带着，就说奶奶想他们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很凄婉，如深秋倒伏的茅草不胜冷风的蹂躏。那一刻我鼻子一酸，咸咸的泪水流进了嘴里，我急忙扭过头，将泪水轻轻地拭去，转过来的时候虽然已满脸堆笑，但总觉得很不自然。乍起的风，吹起母亲散落在额前的白发，昔日的青丝已如枯草般失去了色泽。

太阳出来了，把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望着母亲日渐苍老的脸和更加佝偻的身躯，我无言以对。在母亲慈祥的笑容里，我似乎读出自己隐藏在心底的“小”来。

是的，不能否认我们的忙，忙事业、忙家庭、忙自己的前程。但是扪心自问，我们在工作之余不也陪过妻上街购物？不也陪过儿女们去公园游逛？不也陪过朋友们吃喝玩乐？难道我们就真的忙到抽不出一段时间，去看望独居“空巢”、望眼欲穿盼儿孙归来的父母吗？我反复地诘问自己，直到母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的尽头。从此以后不论多忙，每个星期我都会赶回家陪伴母亲。

人生就是由无数个情节构成的一本书，诸多往事皆已化作过眼云烟。转眼间，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，然而那个晚上的情景却始终铭刻在我心头。每每想起，总如蜗牛负重爬行一般，依然是无尽的内疚和自责，真的好想时光倒流，守在母亲膝前再长长地叫一声“妈”。母亲离开了，我才悟出已失去了避风的港湾，无处再寻母亲，才知道生活里的一个归宿永远地消失了。然而我也知道，在我的生命之旅中，始终沐着祥和的云光，那是母亲对我始终如一的爱与佑护。